

編後絮語

■ 韓思藝

本刊副總編輯

北京冬奧會剛剛謝幕，俄烏戰爭隨即爆發。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裡，烏克蘭遭遇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武裝攻擊，城市在炮火紛飛中化為廢墟，難民在天寒地凍中流離失所，連婦女也上戎裝衝向戰場。俄羅斯的狀況也沒有好到哪裡去，面對烏克蘭的頑強抵抗，戰場上損兵折將，國際社會中面臨西方國家的制裁。在戰爭的膠著中，在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博弈中，世界大戰的爆發和核武戰爭的威脅如陰霾一般籠罩在世人的心頭。國際舞台上，國家之間連橫合縱黨同伐異；民間社會裡，網路中嘴炮互射，線下拳腳相加。這些現象背後所隱含的是人們對於人類共同體命運的深刻焦慮：世界格局的變化，全球經濟發展的衰落，以及最終會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，化為諸多的不便、困境以及災難。但是在這些憂慮之中，人們所忽略的是，「命運共同體」本身對於國家的、民族的、個體的利益的超越。面對「命運共同體」時，人們最需要的是在終極實在的關照下，對於大到國家、民族，小到個體生命的深刻省察，對於自我（國家、民族、個體）局限性的認識和對他者（國家、民族、個體）的開放。這種時代精神的感召，引發了《文化中國》的作者們不同的迴響。

本期的「專題對話」接續了上期「命運共同體與本體詮釋學」的討論，成中英與梁燕城兩位先生不僅從本體論的層面討論了「命運共同體」的問題，也從現實的人生層面討論了東西方文明的不同走向。成中英認為，冷戰以來越戰之後，美國人的心態逐漸變得不穩定了，更加信奉物質主義，依賴實力權謀，漸漸丟失了其立國精神，即基督教的仁愛、誠實、厚道、慷慨的傳統。西方的有識之士希望借鑒中國物與民胞的思想，面向奧秘的本體，以擴充其精神境界。梁燕城認為，對於本體的詮釋不僅需要內在的修養工夫，也需要外在的革命實踐，對本體的詮釋是一個開放的、創造的過程。

成梁二位先生從本體論的高度思考了命運共同體的問題，安希孟先生則在思辨哲學的脈絡中理解黑格爾的歷史觀。他認為，歷史不是單純的延續的時間，而是有模式、有目的、有始有終的線性發展歷程。基督教賦予歷史以意義和目的，以打破異教世界循環論的世界觀。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，國家才會有夢想和希望，百姓也會有價值方向，民族也會有整體的宏大敘事，以破解自我中心主義和虛無主義中，否則就難免陷於「無依之地」。（見本期另外一篇文章「走出無依之地：城市的新敘事」）圍繞個人與家國天下的關係問題，唐哲嘉論文揭示了《道德經釋略》中所包含的融匯儒道的智慧：老子之「身」可分為形而上的「大身」與形而下的「肉身」相對立。《道德經》中「無身」所要否定的「身」乃是「肉身」，而「貴身」所強調的「身」乃是「大身」，「虛其心而實其腹」作為工夫論貫穿於「肉身」與「大身」之中，實踐了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想。

世事紛亂，似乎已經無法安放一張安靜的書桌！但是，如果不讀書而去振臂一呼，是不是會使時事更加紛亂，內心更加不安？！「烏克蘭戰爭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」，但是縱觀人類歷史，戰爭就像最近發生的「俄烏衝突」一樣，從來沒有中斷過。或陷溺於自我不斷膨脹的欲望，或執著於自我中心信念，試圖通過澄清戰爭與衝突中的是非對錯來和平地解決雙方的矛盾，顯然是太天真的奢望。終結的審判仍未降臨，世人並沒有終極判斷的超越智慧。過分熱情地爭辯是非，遠不如自我省察、常常懺悔、日日行善來的更有智慧。戰火籠罩東歐，疫情籠罩世界，在抗擊身心雙重戰役的征戰中，我們需要的是，咬緊牙關、同舟共濟，而不是固執己見、以鄰為壑，以他者為仇敵。與其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，不如去選擇那上好的福分。《文化中國》同仁，以此為禱，以此為念。